

“转阵营行为”与欧亚地区 “灰色地带”的起源

肖 斌

【内容提要】 “灰色地带”是欧亚地区涌现的新地缘政治现象，针对“灰色地带”的起源问题，既有研究大都从单元层次出发，讨论“灰色地带”是在单元与体系、单元与单元互动的结果，很少将地区子系统作为要素考虑进去。实际上，作为体系子系统的欧亚地区存在着两个相互博弈的阵营，并对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着结构性影响。为了揭示欧亚地区两个阵营在“灰色地带”生成中的作用，本研究通过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范式和合作博弈论中的地形理论，创建了转换阵营模型，通过演化不同阵营与参与博弈各方之间的聚合行为，探讨了欧亚地区“灰色地带”的起源，并得出以下初步结论：在相对和平的状态下，欧亚国家对本区域内的不同阵营都有合作意愿。若在当前阵营产生挫折感（不能满足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需要）时，欧亚国家会出现追随目标阵营的“转阵营行为”。若当前阵营的主导国具有一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当前阵营和目标阵营会围绕有“转阵营行为”的欧亚国家发生激烈的且规避两大阵营发生直接战争的博弈，这导致了欧亚地区“灰色地带”的出现。在当前阵营中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国家，其“转阵营行为”往往会付出较大代价。

【关键词】 “转阵营” 欧亚地区 “灰色地带” “地形理论”

【作者简介】 肖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引 言

苏联解体是欧亚地区的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国际体系也因此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两极体系转向了单极霸权体系。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争夺使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与在欧亚大陆中心居于首位的

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国家相互对立；北美洲与欧亚大陆相互对峙，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胜利者将真正地控制全球^①。在失去国际体系的约束后，美国秉持“先发制人”战略向中东欧和南高加索地区发起了外交攻势——启动了“北约伙伴关系计划”，并实现了北约东扩。在实现第 8 次扩员后，北约从 1949 年 12 个成员国扩大到 30 个，其中多数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原华约成员国。不过，受俄罗斯激烈反应的影响，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暂时搁浅。于是，在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形成了相互博弈的“灰色地带”（Grey zone）。

在国际体系中，欧亚地区属于子系统，“灰色地带”则是观察子系统的切入点，因为它能反映出国际体系、地区子系统与单元的关系，特别是在国际体系与地区子系统不一致的前提下，单元的行为要受到来自体系和地区的双重影响。在国际体系、地区子系统和单元的三边互动下，任何一对现存的、潜在的和期望的国家关系，都会影响到每一方与第三方的关系，而且也会受到这种关系的影响^②。通过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欧亚地区，很多国家都有“转阵营行为”，有的国家相对顺利地实现了转阵营，有的国家则停滞不前。针对上述现象，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转阵营行为”与欧亚地区“灰色地带”起源有何联系？

一 欧亚地区“灰色地带”的研究进展

尽管国际体系由两极转向单极，但是受体系惯性的影响，在冷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美俄关系依然是对全球秩序影响较大的一组关系，美俄都把彼此作为对外战略的关键要素。正如肯尼思·沃尔兹所言，我们不该轻率地认为冷战已经结束，美国与俄国之间的根本对立关系将会持续，一方是而且仍将长期是唯一能对另一方造成严重伤害的国家^③。与两极格局不同的是，美俄交锋的重点逐步从全球聚焦到地区，特别是中东欧、波罗的海、南高加索等地成为焦点，并演进而为欧亚地区的“灰色地带”。学界围绕欧亚地区“灰色地带”这一议题，进行了

①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8 页。

② [美] 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杨少华、官志雄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年版，第 212 页。

③ [美] 肯尼思·沃尔兹：《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张睿壮、刘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82 页。

讨论并取得以下主要学术成果。

1. “灰色地带”的军事竞争具有较大的复杂性。弗兰克·霍夫曼认为,作为一个整体,联合军事力量和国家安全领域必须作好准备以应对冲突的众多挑战,包括和平时期、战争时期的复杂行动。传统狭隘的冲突概念已经不适用于解释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因此,了解冲突的复杂性和模式至关重要,明确其中的要素有助于我们思考未来,并了解当前对手及其战争方式^①。“灰色地带”不仅指陆地,还包括“海上灰色地带”,有研究者提出海上军事单位在“灰色地带”近距离接触时需要制订相应的规则,否则会因经验不足出现误判,并有削弱常规军事力量的优势,降低原有战术策略的效力^②。北约是欧亚地区“灰色地带”的主要行为体。为此,有研究者提出,“灰色地带”给北约带来了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对北约来说可能并不陌生,但是若北约的扩大与自己所能提供的资源相匹配,那么这将有助于北约成员国及其伙伴关系国共同提高应对“灰色地带”挑战的能力。目前,北约需要解决的是有关“灰色地带”的概念分歧,这对北约做什么、怎么做都至关重要。此外,北约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应对未来挑战,特别是那些涉及国内政治、北约凝聚力的领域。最后,北约将与“灰色地带”的伙伴国扩大信息交流、创新组织之间的合作。为更有效地与欧盟等其他机构合作提供一定的经验^③。在“灰色地带”中还存在着身份特殊的“准国家”。有研究者通过军事、政治和经济三个变量建立了实证模型,比较大国与欧亚大陆“准国家”的关系,俄罗斯与“准国家”关系最紧密,美国则比较疏离“准国家”。研究表明,安全问题不是与“准国家”发展关系的关键,是政治和安全同时发生作用的。此外,这项研究表明,参与程度比联合国成员国承认“准国家”的数量更重要^④。

2. 俄罗斯现行的决策机制决定了其在“灰色地带”的行为。研究者利用进攻性胁迫外交的概念,分析了俄罗斯针对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战略,解释了为什么

^① Frank G. Hoffman, “Examining Complex Forms of Conflict Gray Zone and Hybrid Challenges”, *PRISM*, 2018, Vol. 7, No. 4, pp. 30 - 47.

^② James Goldrick, “Maritime Grey Zone Activities Have a Long History”. <https://www.jstor.org/stable/resrep23087.5>

^③ Marc Ozawa, “Adapting NATO to Grey Zone Challenges from Russia”, 2021, Feb. 1. https://www.jstor.org/stable/resrep29562.8?seq=1#metadata_info_tab_contents

^④ Aleksei Tokarev, Adlan Margoev & Alexey Prikhodchenko, “The Statehood of Eurasia’s de Facto States: An Empirical Model of Engagement by Great Powers and Patrons”, *Caucasus Survey*, 2021, Vol. 9, No. 2, pp. 93 - 119.

俄罗斯没能实现其预期目标。俄罗斯依靠自身军事实力优势要求乌克兰下放权力，给予乌克兰东部地区（顿巴斯）特殊地位。在认识到俄罗斯可能利用顿巴斯作为两国博弈的筹码后，乌克兰拒绝接受俄罗斯的要求，俄乌两国各不让步，乌克兰东部地区危机成为一场零和博弈^①。针对“灰色地带”的危机，有研究者提出，俄罗斯与北约的威慑关系不稳定，而且非常危险。文章提出，要从政治和实践层面考虑俄罗斯与北约的不对称性。在政治层面，他们遵循不同的价值观和国际行为规范；在实践层面，俄罗斯是一个机动性很高、自由的单一实体。而北约则是由共同治理的主权国家组成，具有不同的战略文化和利益。俄罗斯与北约这些差异对其威慑关系都有影响，包括制定政策目标到启动决策程序，再到军事部署及调动部队的实际能力等。文章还提出，对威慑的评估不仅取决于军事手段和兵力比例，而且取决于实施威慑的行为体和被威慑目标的想法。任何一方看法的差异将导致无休止的、寻求增强自身安全性的行为。因此，要解决对手敌意的错误认知，尽量减少军事胁迫或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为危机管理创造有利的空间，避免冲突迅速升级^②。

3. 从地缘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灰色地带”的大国竞争。有研究者指出，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的背景下，外高加索的地缘经济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为此，用过时的标签解释外高加索的地缘经济具有一定误导性。例如，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是西方国家的“代理人”，伊朗与阿塞拜疆是死敌；亚美尼亚是俄罗斯的传统盟友等。同时，还需考虑中国“一带一路”、普京“大欧亚主义”、土耳其欧亚政策等因素。从长远来看，上述因素对外高加索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但是亲西方的“颜色革命”在外高加索地区依然有市场^③。不过，关注地缘经济的研究者大都是现实主义的拥趸，他们从地理角度出发，分析如何在国际竞争中保护国家的自身利益，包括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参与地区主义，通过外部力量来制衡威胁。

^① Eray Alim, “Decentralize or Else: Russia’s Use of Offensive Coercive Diplomacy against Ukraine”, *World Affairs*, May 29, 2020, pp. 155 – 182; Adrien Chorn and Monica Michiko Sato, “Maritime Gray Zone Tactics: The Argument for Reviewing the 1951 U. S. – Philippines Mutual Defense Treaty”, October 1, 2019. <https://www.csis.org/maritime-gray-zone-tactics-argument-reviewing-1951-us-philippines-mutual-defense-treaty>

^② Thomas Frear, Lukasz Kulesa and Denitsa Raynova, “Russia and NATO: How to Overcome Deterrence Instability?” *European Leadership Network*. <https://www.jstor.org/stable/resrep22119>

^③ Efe Can Gürcan, “The Changing Geo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caucasia under Multipolarity”,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Winter, 2020, Vol. 11, No. 4, pp. 533 – 550.

4. 国际机制需满足特定的条件才能在“灰色地带”中发挥作用。倡导国际机制的研究者认为，“灰色地带”可以通过多边合作使各个行为体预期趋于一致，从而消除对地区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研究者认为，尽管国际组织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学界相对较少地关注国际组织介入欧亚地区的安全问题。通过比较北约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下简称“集安组织”）在乌克兰东部、格鲁吉亚和纳卡问题上的行动，表明与纳卡冲突相比，北约在介入乌克兰东部、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安全问题上更积极。与北约相反，集安组织没有介入纳卡冲突。造成上述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地区安全制度化水平、地区安全组织对地缘威胁的认知和不同地区安全组织间的相互认知影响了集体行动^①。从集安组织对“灰色地带”的反应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国际机制在特定区域发生作用是有条件的，制度的影响力取决于国家的意图，霸权国通常会以自己的意志塑造并利用国际机制。实际上，国际机制既是自变量，也是因变量，因国家利益和权力而变。除非满足特定的条件（有共同的、威胁水平相当的目标），否则国际机制在“灰色地带”作用并没有预期的那么高，甚至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5. “灰色地带”是欧亚国家多边平衡政策的产物。作为防御性强国，俄罗斯经济长期低迷已影响其在欧亚地区的控制力。俄罗斯没有足够实力与其他强国展开全球竞争，强国在欧亚地区的竞争也有捉襟见肘的趋势。为此，默许欧亚国家选择多边平衡的对外战略是俄罗斯无奈之举。长期的多边平衡政策让欧亚国家有了更多的选择，也使欧亚国家产生了“去苏联化”，甚至“去俄罗斯化”的机会。通过研究乌克兰危机，研究者认为，作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已进入“灰色地带”，正经历着从苏联模式向西欧模式转型的过程，并挑战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领导权。俄罗斯则基于东正教国家有“统一的文化和精神”，以“俄罗斯世界”为名整合后苏联空间。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俄罗斯世界”排除了与西欧历史及现实的互动关系。显然，俄罗斯挑战了现代社会的重要组织部分——乌克兰遗产，而这一遗产影响着当代乌克兰社会价值观。自1991年以来，乌克兰一直选择多边平衡的对外政策，这使得乌克兰在俄罗斯与西方世界之间保持了相对平衡。与此同时，这一政策巩固了“灰色地带”的特征。目前，乌克兰

^① Farid Guliyev and Andrea Gawrich, “NATO and the CSTO: Security Threat Perceptions and Responses to Secessionist Conflicts in Eurasia”, *Post – Communist Economies*, 2021, Vol. 33, Nos. 2 – 3, pp. 283 – 304.

兰面临的问题是，在“灰色地带”下，乌克兰独立地建立社会政治秩序的可能性越来越低^①。

6. 回应“灰色地带”的混合战。北约和欧盟是“灰色地带”最直接的利益攸关方，有研究者认为，需将混合战应用于“灰色地带”的地缘政治竞争中。俄格战争、克里米亚危机和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军事行动，导致了北约东部侧翼、欧盟东部外围的安全威胁。受乌克兰地缘政治重要性较高的影响，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在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夺战。为此，北约和欧盟需要合作解决两个紧迫的问题：如何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战略，如何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通过分析，本文提出，俄罗斯选择的混合战争策略对欧盟、北约安全环境带来了挑战。为此，欧盟与北约需要加强弹性机制；加强东部伙伴地区安全；发展欧盟、北约和东部伙伴关系在应对“混合战”方面的合作，从而提高欧盟的响应能力^②。

既有研究基于不同的理论范式（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灰色地带”进行了研究，但是综合地看，新现实主义在探讨“灰色地带”议题上略占上风。一是国际政治结构不会因国家内部的变化（民主或专制）而发生转变，并继续对国家间关系产生直接影响。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与法国存在较大的分歧，反法情绪在美国一度高涨。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特朗普就北约的未来相互交锋，美法关系一度受损。二是相互依赖是有限的。在紧密的相互依赖状态下，一方的行动几乎不可能不影响到其他各方。因国家实力及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不对称，相互依赖的影响是不平衡的，有的国家获益较多，有的国家则获益较少^③。三是国际机制是服从于国家目标的。每个国家都会认真考虑单独行动与结盟所获取的边际效益的差异。联盟的内聚性最终取决于内外压力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每个盟国应得利益与应负责任的比率^④。为了对抗北约，1955 年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签署“华沙条约”。然而，1968 年阿尔巴尼亚因为与苏联的关系恶化而退出华约；1990 年两德统一，

^① Michał Wawrzonek, “Ukraine in the Gray Zone: Between the ‘Russkiy Mir’ and Europ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and Cultures*, November 2014, Volume. 28, pp. 758 – 780.

^② Vira Ratsiborynska, “When Hybrid Warfare Supports Ideology: Russia Today”, Nov. 1, 2016. <https://www.jstor.org/stable/resrep10246>

^③ [美] 肯尼思·沃尔兹：《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第 186 ~ 187 页。

^④ George F.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 175.

东德退出华约，1991年华约组织宣告解散。与之对照的是，目前大部分原华约成员国都加入了曾经是对手的北约。

虽然新现实主义在解释“灰色地带”的生成机制时有较大的理论优势，但是新现实主义更多聚焦在权力结构平衡上，在单元的反馈路径上（即选择何种外部和内部方案制衡冲突）还比较薄弱。例如，国家不仅仅依靠发展军备或寻求外部联合来制衡威胁，还有可能选择追随、搭便车、中立、见风使舵等方式，国家在“灰色地带”更常见的策略是选择多边平衡的外交战略（间接转阵营），甚至出现直接“转阵营行为”，这些现象需要引入更多的变量加以分析，例如，通过决策心理学来分析国家对外政策行为的心理偏好等等。于是，在新现实主义基础上又衍生出新古典现实主义。

作为理论范式，新古典现实主义为研究“灰色地带”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它可以让我们引入新的变量解释结构—单元的互动关系。近年来，随着新兴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目光投向了国际体系中的地区子系统，地区内部政治实体（国家和国家联盟）、非政治实体（未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政治实体）等都在地区权力结构中发挥作用，并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着全球政治。在欧亚地区的“灰色地带”，就分布着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等非国家政治实体，成为欧亚大陆的“再生黑洞”。综上所述，我们将结合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范式，讨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转阵营行为”与欧亚地区“灰色地带”的生成机制。

二 “转阵营行为”与欧亚“灰色地带”生成机制

根据坎托里和施皮格爾的研究^①，影响“灰色地带”的结构可以分为核心（国际政治的核心区）、边缘（那些在地区政治事务发展中发挥作用，但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组织或其他方面原因与核心地区有所区别的国家）、介入部分（包括在子系统起重要作用的外部大国）。地区系统是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滞后效应的作用下会形成多个影响地区系统的中心。回到欧亚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国际体系处于单极，但在地区子系统上存在着两个阵营（即以美国为主

^① [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次格拉夫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145页。

导的北约和以俄罗斯为主导的集安组织), 而欧亚地区的“灰色地带”则运行于两个阵营中。在动态系统中, 组织关系有可能是松散或紧密的、稳定或不稳定的, 并对负反馈作出不同的回应。尽管系统内部存在相互依存关系, 但是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独特的边界。为了能控制影响欧亚地区“灰色地带”的变量, 提高本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我们需要回答以下问题: (1) 确定核心概念的指标和维度; (2) 建立分析“灰色地带”起源的模型; (3) 对所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解释性说明。

(一) 基本概念

1. “灰色地带”。作为一个概念, “灰色地带”在学界还处于莫衷一是的状态。有研究者提出, “灰色地带”是对手之间选择间接、非军事或准军事工具竞争的地带, 目的是避免引发军事行动升级且能获得相对收益, 这些地带处于用非战争手段进行博弈的地区。“灰色地带”也被称为混合威胁、政治战、恶意影响、非常规战争交织的现象^①。上述概念大都是从“灰色地带”外围国家的角度来设定, 若从“灰色地带”域内或相邻国家的角度来看, “灰色地带”是由历史和现实双重作用的结果, 是指处于传统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内部竞争的结果, 是和平与战争的边缘地带(见图 1)。



图 1 “灰色地带”示意图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2. 国际政治中的“转阵营行为”。在国际政治中, “转阵营行为”与全球(或地区)结构密切相关, 该行为取决于它们所处的权力结构。在国际社会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竞争的阵营^②时, 当隶属于某一阵营国家认为当前阵营内部有威胁(或者难以遏制外部威胁)时, 隶属于某一阵营的国家会选择从当

^① Gray Zone Project. <https://www.csis.org/grayzone>

^② 阵营特指联盟, 即符合以下特征: 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安全安排; 是共同防御协定基础上形成的安全合作, 但并非所有类型的安全合作都属于联盟(如敌对方之间达成的裁军协定); 具有排他性, 不同于包容性的集体安全安排。参见: 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1997, Vol. 39, No. 1, pp. 157 - 158.

前阵营（以下简称“阵营 A”）转向目标阵营（以下简称“阵营 B”）。但是，因阵营 A 会对国家转向阵营 B 行为制造阻力，因此，国家“转阵营行为”不会立即完成。于是，国家的“转阵营行为”通常会有一个演进过程，即与阵营 B 从低向高演进，并存在松散、中等、紧密三种关系，松散关系是指与 B 阵营签订了加强安全合作关系的协议，但不脱离阵营 A；中等关系是指成为阵营 B 的准成员国，与阵营 A 保持松散关系；紧密关系是指成为阵营 B 正式成员国，并完全脱离阵营 A。

3. 欧亚地区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特指原苏联 12 个国家所涵盖的地区，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以下简称“欧亚 12 国”）。同时，欧亚地区还分布着若干非国家政治实体（又被称为“准国家”），这类非国家政治实体分为两种：（1）非联合国成员国，但被至少一个或一个以上非联合国成员国承认，包括顿涅茨克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阿尔察赫共和国；（2）非联合国成员国，但被至少一个或一个以上联合国成员国承认，包括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阿布哈兹共和国、南奥塞梯共和国、科索沃共和国。

（二）“转阵营行为”与合作博弈理论

从互动的性质看，“转阵营行为”属于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形成的基本条件是：一是合作收益要大于参与者单打独斗的收益之和；二是存在帕累托改进分配原则；三是根据参加博弈局中人的数量划分，“转阵营行为”属于与 N 中心的合作博弈。在合作博弈理论中，“地形理论”（Landscape Theory）^① 是解释合作博弈动力机制的，该理论有两个基本假设：（1）国家的价值判断是短视的，即 A 国决策者在判断与 B 国如何相处时，并不把系统内其他国家的因素考虑在内。（2）对联盟的变化是通过各个参与国的渐进行动来实现的，联盟内部出现自立门户现象是小概率。在此基础上，地形理论的基本逻辑是：博弈的参与方都有结盟或者敌对的倾向，它们会尽可能使自己的受挫感最小化。于是，系统将会滑到能量地形中的局部最低点。根据欧亚国家“转阵营行为”和地形理论，我们设定以下基本条件：

^① [美]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复杂性：基于参与者竞争与合作的模型》，梁捷、高笑梅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年版，第 75 页。

条件 1, 有 N 个参与方组成一个集团, 其中主导国的规模 (简称 S_i), $S_i > 0$, 反映的是主导国对其他参与方的重要性。以国家为对象, S_i 可以用人口、工业、军事或其他因素综合衡量;

条件 2, 不同阵营主导国 (以下简称: i 国) 和参与方 (以下简称: j 国) 之间都存在一种合作倾向, 用 P_{ij} 表示。 P_{ij} 就是衡量参与方对主导国规制的、多边框架的合作意愿度有多高;

条件 3, 格局是指参与方之间的分隔类型, 即欧亚地区的两大阵营, 北约—欧盟 (以下简称 NA—EU)、集安组织—欧亚经济联盟 (以下简称: CS—EE)。一种具体的格局, 用 x 表示, 决定了其中任意两个参与方之间的距离, 用 d_{ij} 表示;

条件 4, 受挫感是衡量在特定格局中, 满足给定的参与方想要接近或疏远其他参与方的愿望方面做得有多糟或多好。若出现下列情况, 参与方的受挫感就能最小化: 一是与有正倾向的参与方同处于相同的合作框架中, 否则, $P_{ij} > 0$ 而 $d_{ij} > 0$, 受挫感就不会达到最小值; 二是与具有负倾向的参与方处在不同合作框架中, 即 $P_{ij} < 0$ 而 $d_{ij} > 0$ 。需要说明的是, 在地形理论中, 均衡点不一定是全局最优, 也没有一种格局能满足每个参与方的愿望。因此, 地形理论能够用规模和双边倾向计算出每个可能的格局能量大小, 然后演绎出不同阵营的动力机制^①。

在确定了距离和倾向两个指标后, 受挫感在地形理论中衡量的的是一个特定的格局在满足给定的国家想要合作或对抗其他国家的意愿度。对此, 我们可以把挫折感演绎成 j 国接近两个阵营的合作意愿度。在格局 x 中, j 国的合作倾向就是, 如果 $F_i(x)$ 数值高, 那么吸引 j 国“转阵营行为”的引力就高。这样, 我们就建立起一个“转阵营模型”“

$$F_j(x) = \sum [S_i P_{ij}] d_{ij}(x), j \neq i$$

具体到欧亚地区, S_i 表示阵营的规模, 因为欧亚地区是 NA—EU、CS—EE 双阵营并存, 分别以 $S_{i1} = \text{NA—EU}$, $S_{i2} = \text{CS—EE}$ 来表示。我们选择成员国数量作为主要指标, 成员国中的发达经济体 (G7) 数量作为辅助指标 (以下统称为 G7)。因为决定规模的并不仅仅是数量, 还需要一定的质量, 而 G7 都由发达

^① [美]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复杂性: 基于参与者竞争与合作的模型》, 第 76 ~ 82 页。

经济体组成，对全球安全和经济有着巨大的影响力^①。为此，若有 G7 成员国，将在 G7 成员国数量上乘以 2.5（PPP 平均值倍数）。 S_i 值就等于中心的成员国数量加上 G7 成员国数量乘以 PPP 平均值倍数。

P_{ij} 表示 j 国期望接近不同 S_i 的倾向程度，j 国特指欧亚 12 国，具体指标是有无多边或双边安全和贸易便利化协定，包括 j 国通过立法或者其他形式（包括“北约独立伙伴行动计划”）确定加入不同 S_i 。赋值区间为 0~3，0 表示弱倾向，特征是没有安全和贸易便利化协定；1 表示有较强倾向，有安全或者贸易便利化协定；3 表示有强倾向，特征是既有安全协定也有贸易便利化协定。 P_{ij} 值是欧亚 12 国中强倾向国家的数量乘以对应赋值再乘以系数，系数来自强 P_{ij} 国家在欧亚 12 国中的比例。

$d_{ij}(x)$ 表示 j 国在格局 X 中的疏密关系，测量指标是在格局 X 中是否有安全合作盟约，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五条集体防御的“互保原则”为衡量标准^②，赋值区间是 0~1，0 表示没有，1 表示有。 $d_{ij}(x)$ 在两个格局 X 都有安全合作盟约，因此都加 1。格局 x_1 和格局 x_2 分别代表 NA—EU、CS—EE 两个不同的中心。

S_j 是基础变量。截至 2021 年 8 月， S_{j1} 在安全领域有 30 个国家，经济领域经过 8 次扩大有 27 个成员国（英国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退出）； S_{j2} 在安全领域有 6 个正式成员国和 2 个观察员国，经济领域则分为两个制度化水平不同的经济体，一个是由 5 国组成的欧亚经济联盟，另一个是由 9 国组成的独联体自由贸易区。具体信息参见表 1。

①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统计，在 2019~2021 年全球军费开支（美元计）排名前 10 国中，就有 G7 成员国中的 5 国，<https://www.sipri.org/news/2021/translations-sipri-yearbook-2021-summary-now-available>；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的 2020 年全球 207 个经济体购买力平价（PPP）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人均 GDP（2011 年不变价国际元），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的 2020 年全球 207 个经济体购买力平价（PPP）数据计算，207 个经济体 PPP 的平均值为 18 621 美元，G7 的平均值为 46 626 美元，是全球的 2.5 倍。<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PCAP.PP.KD?view=chart>

② 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因此，缔约国同意如此种武装攻击发生，每一缔约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所承认之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之行使，应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使用，协助被攻击之一国或数国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之安全。此等武装攻击及因此而采取之一切措施，均应立即呈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安全理事会采取恢复并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必要措施时，此项措施应立即终止。参见：“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Washington D. C.，4 April 1949。https://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17120.htm

作为考察倾向性的指标，我们将把 P_{ij} 放在不同的 S_i 中去比较，目的是能够直观地看出欧亚 12 国与不同的 S_i 关系，具体内容见表 2。计算结果显示：(1) 在欧亚 12 国中，对 S_{i1} 弱 P_{ij} 倾向的国家有土库曼斯坦和白俄罗斯，但是土库曼斯坦已成为 WTO 观察员国，而白俄罗斯则已启动了加入 WTO 的程序，未来五年白俄罗斯有望加入 WTO，土库曼斯坦则有可能启动加入 WTO 的程序。那么，土库曼斯坦和白俄罗斯将从目前对 S_{i1} 的弱 P_{ij} 倾向转向较强。(2) 在欧亚 12 国中，对 S_{i1} 有较强 P_{ij} 倾向的有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尽管有较强倾向，但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还没有转向强倾向的动力，因为上述两国都需要俄罗斯军事力量支持。(3) 在欧亚 12 国中，对 S_{i1} 有强 P_{ij} 倾向的是格鲁吉亚、乌克兰、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七国，占欧亚 12 国的 58%，对 S_{i2} 有强 P_{ij} 倾向的占欧亚 12 国的 50%。(4) 在欧亚 12 国中，既对 S_{i1} 有强 P_{ij} 倾向，又对 S_{i2} 有强 P_{ij} 倾向的是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仅对 S_{i2} 有强 P_{ij} 倾向的是白俄罗斯。

表 1 基于不同 S_j 的比较

规模	S_{i1}			S_{i2}		
指标	安全	经济	G7 数量	安全	经济	G7 数量
国家	阿尔巴尼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捷克、丹麦、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黑山、荷兰、北马其顿、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土耳其、英国、美国。	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	6 国 (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	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	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	0
得分	$\Sigma (30 + 27 + 6 \times 2.5) = 72$			$\Sigma (6 + 5 + 0 \times 2.5) = 1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 2 欧亚地区 12 国与 S_i 关系^①

欧亚 12 国	S_i	安全	经济	P_{ij} 得分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	S_{i1}	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 ^② 。	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俄罗斯。	$7 \times 3 \times 0.58 = 12$
	S_{i2}	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③ 。	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6 \times 3 \times 0.5 = 9$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根据表 2 和表 3 计算结果，并引入表 3 中。通过表 3 计算能看出 j 国对不同 X 的合作意愿比较，见表 3。

表 3 欧亚 12 国的对不同 $F_i(x)$ 的态度

(X)	(X_1)	(X_2)
S_j	72	11
P_{ij}	12	9
$d_{ij}(x)$	1	1
$F_i(x)$	$72 + 12 + 1 = 85$	$11 + 9 + 1 = 2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通过表 3 可以发现，欧亚 12 国中大部分国家对 (x_1) 的合作意愿强烈，即

① 俄罗斯在 2015 年 12 月中旬签署了一项法令，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终止与乌克兰的独联体自贸区协定。12 月末，乌克兰政府对以俄进行贸易制裁作为回应，制裁于 2016 年 1 月 2 日生效。乌克兰与欧亚经济区内其他自贸区成员协议依然有效。Overview of FTA and Other Trade Negotiations.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december/tradoc_118238.pdf; 欧盟给予 WTO 成员国最惠国待遇，“Most Favoured Nation”，<https://trade.ec.europa.eu/access-to-markets/en/glossary/most-favoured-nation>

② 2017 年 6 月，乌克兰议会通过了获得北约成员身份的立法，将其作为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战略目标；2019 年，乌克兰宪法的相应修正案生效；2020 年 9 月，总统泽连斯基批准了乌克兰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该战略规定发展与北约的独特伙伴关系，目的是成为北约成员。“Relations with Ukraine”，27 Aug. 2021.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37750.htm

③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前身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1992 年 5 月 15 日，独联体国家首脑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会晤时签署了集体安全条约。在条约上签字的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1993 年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加入此条约。条约于 1994 年正式生效，有效期 5 年。条约的宗旨是建立独联体国家集体防御空间和提高联合防御能力，防止并调解独联体国家内部及独联体地区性武力争端。1999 年条约第一个 5 年期限刚满，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宣布退出。观察员是阿富汗和塞尔维亚。

对 $F_j(x_1)$ 的向心力要远远高于 $F_j(x_2)$ 。但更重要的是，在欧亚 12 国中都与 $F_j(x_2)$ 有着密切的地缘政治联系。于是，j 国对 $F_j(x_1)$ 的向心力自然就形成了对 $F_j(x_2)$ 的离心力。在 $F_j(x_2)$ 有一定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前提下， $F_j(x_1)$ 和 $F_j(x_2)$ 将围绕 j 国出现结构性冲突，并生成了“灰色地带”。结合上述聚合模型，可以对欧亚地区“灰色地带”生成逻辑推导出以下结论：

(1) 在两个格局 x 并存的欧亚地区，格局 x 的规模及其发达经济体的数量是 j 国生成向心力和离心力的首要因素。当然，任何格局 x 都不会使 j 国满意，离心力是始终存在的；

(2) j 国通常会在两个并存的格局 x 中搭便车，当在某个格局 x 有挫折感时就会从搭便车转向追随另一格局 x ，但有可能导致“死亡螺旋”；

(3) 格局 x 内部的稳定性非常关键，内部越稳定 j 国出现转阵营甚至背叛行为的可能性就越低，那么生成“灰色地带”的概率相应降低，而格局 x 内部的稳定性与成立之初的动机相关；

(4) 格局 x 是历史的产物，甚至 j 国历史经历一些偶发事件，会改变其合作倾向，继而生成转阵营的意图；

(5) j 国转向格局 x 的行为是动态变化的，出于利益的需要，无论是搭便车还是追随，j 国都会在不同格局 x 中选择均衡点（不一定是全局最优的），避免选择不同格局 x 带来的风险；

(6) 除非国际体系的变化使格局 x 不需要变化，否则格局 x 形式和规模始终在发生变化。

总之，通过聚合模型中的规模和倾向分析欧亚地区“灰色地带”的起源，可以让我们认识到“灰色地带”形成的动力机制，这是建立“转阵营模型”（Transform Camp Model，以下简称 TCM）的意义所在。

（三）TCM 理论模型的解释性说明

就国际关系而言，讨论欧亚地区“灰色地带”生成机制通常是指欧亚国家与不同阵营的合作倾向问题。若以制度化水平高低来看，就是探讨欧亚地区国家与谁结盟的问题。为了提高 TCM 模型对欧亚地区“灰色地带”的解释力，还需要对其作必要的解释性说明。

1. TCM 模型需应用于自助的国际体系中。在国际政治中，各个政治行为体都奉行国家中心主义，对外关系更倾向于独立自主而不是结盟。但是，因存在外部

威胁和发展难题，各个政治行为体不得不选择对外合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行为体会放弃自助的对外行为准则。不过，受国家实力高低变化影响，在自助的国际体系中是存在等级秩序的。在等级秩序中存在着一个实力超群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并有能力持续不断地向其他行为体提供安全保护，否则其他国际政治行为体不会将自己的管理权委托给实力超群的国际政治行为体^①。根据 TCM 模型可以看出，等级秩序所形成的格局 x 在具体的运行中是变化的，通常随着格局 x 内各个国际政治行为的实力及外部环境变化而变化。因此，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失去自主主权不是绝对的。相反，国际行为体秉持的自助准则是无政府状态下的铁律。在俄罗斯倡导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哈萨克斯坦支持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一体化，反对政治一体化，担心哈萨克斯坦会受到西方经济和技术制裁中的俄罗斯影响。在西方经济制裁中，俄罗斯保护国内市场的措施，对哈萨克斯坦商品进入俄罗斯市场造成了负面影响。

2. TCM 模型需要放在动态的条件下考虑结盟行为。虽然一种“共存观念”能加强该联盟或联合的内部力量，但这种观念往往不是产生联盟的直接原因。在组成联盟以实现某种预定目标时，决策者要权衡利弊得失，参加某一联盟的决定是在感到所得超过所失的基础上作出的。每个国家都要考虑参加联盟会比独来独往多出哪些效益，在考虑与谁结盟时，必须考虑到为某一伙伴作出的最后一个单位的承诺能产生多少边际效用，以及履行诸承诺的最后一个单位的代价有多大。而一个联盟的团结最终取决于内外合力之间的关系，并涉及每一盟国应得的利益与应负责任之间的比例，一旦代价高于所获，必然作出重新组合的决定。在国际政治实践中，任何“转阵营行为”都是有成本的，这影响着 j 国转阵营的意图。例如，格鲁吉亚加入北约进程导致了俄格战争的爆发，致使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从格鲁吉亚分离出去^②。

3. TCM 模型依然有完善的空间。地形理论是 TCM 模型的核心理论，而地形理论可以在以下两点进行理论补充：第一，需要建立一个规则集合把该理论的具体职能形式严格定义出来，这样能够较好解释有限理性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在短视的决策和渐进的行动中如何框定规模和倾向指标；第二，地形理论中的术语相对模糊，出于研究的目的，对地形理论要进行工作定义，例如，为了研究规模 S ，地形理论用

^① [美]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 147 ~ 148 页。

^② John Springford, “The cost of Brexit: February 2021”, 13 April, 2021. https://www.cer.eu/sites/default/files/insight_costofbrexit_Feb21_13.4.21.pdf

人口、工业、军事等指标来衡量，在考察 P_{ij} 时，如果国际政治行为体的一些特征是互补的，即能够在他们联盟行为中带来正效应，那么这些特征就可以成为模型中影响倾向的要素，对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向心力或离心力进行考察。

三 TCM 模型的应用： 以格鲁吉亚、乌克兰转阵营进程为例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实验和观察法是检验理论的两个基本方法，其中观察法又分为大样本统计分析和案例研究。案例研究在控制变量过程中有两个优势：一是在可比的条件下，运用多重相符性程序或过程跟踪，对变量进行有效控制；二是在所研究的案例中通过选择研究变量的极端值（高或低），控制变量的影响^①。需要指出的是，单一案例在案例研究中存在着解释范围较小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单一案例不能检验理论。TCM 模型研究的是“灰色地带”的生成机制问题，“灰色地带”是欧亚地区子系统中特有的互动结果。根据 TCM 模型可以看出欧亚地区国家“转阵营行为”直接影响了“灰色地带”的形成。为此，我们将选择欧亚国家中的乌克兰、格鲁吉亚，运用 TCM 模型解释欧亚地区“灰色地带”的起源。以下文中格局 x_1 和格局 x_2 分别代表 NA—EU、CS—EE 两个不同的阵营。

在讨论具体的案例前简要回顾一下冷战结束初期的美俄关系，是了解欧亚国家“转阵营行为”的重要背景。冷战结束后美俄关系迅速走近，两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1992 年 2 月 2 日，美国总统布什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不再视对方为对手，并开启“友谊与伙伴关系”的新时代。为了进一步稳定双方关系，美国通过自由法案向俄罗斯提供了 40 亿美元的援助，并支持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从 1992 年 2 月到 1997 年 3 月，美俄举行了 11 次首脑会议，签订了 50 多项协议和文件，发表了许多政治宣言和联合声明。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美国政府支持了叶利钦政府^②。不过，在美俄实际交往中，俄罗斯认为自己巨大的让步没有得到美国的回报。更让俄罗斯难以接受的是，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突破了俄罗斯锚定的地缘政治利益，把联盟关系扩大到俄罗斯的远邻地区。于是，俄罗斯开始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1993 年 4 月，叶利钦政府出台了《俄罗斯联邦

① [美] 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8 页。

② 刘金质：《试论冷战后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载《国际政治研究》1998 年第 2 期。

对外政策构想》，拒绝完全倒向美国的大西洋主义^①。这标志着冷战结束后欧亚地区的子系统演化为“双阵营”。针对北约东扩，叶利钦致信克林顿提出，应建立“泛欧洲安全体系”而不是北约扩大，北约东扩是对俄罗斯的孤立。叶利钦在信中还指出，德国统一的条件之一就是放弃北约东扩，即防止非德国的北约部队驻扎在东德领土上^②。1995年12月北约批准了东扩方案，接纳捷克、匈牙利、波兰为北约新成员。针对北约的行为，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强调，俄罗斯不能忍受北约东扩，有足够的力量（包括核力量）阻止这一行为^③。然而，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不仅没有考虑俄罗斯的主张，而且军事介入了科索沃战争。在北约第4次东扩和科索沃战争爆发后，美俄政策取向分化愈加明显。《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第24号总统令，2000年1月10日批准）明确把北约东扩看成外部威胁^④。

（一）案例1：格鲁吉亚的“转阵营”进程

格鲁吉亚独立后就与北约建立联系。格鲁吉亚在1992年加入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1994年加入了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 for Peace, 缩写PfP），该计划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项目，旨在在北约成员国、原苏联和原南斯拉夫加盟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建立双边合作与互信的友好关系，为非北约成员国家提供与北约建立个体关系的机会与渠道^⑤。“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涵盖了北约所有领域的活动，包括国防改革、行政和计划工作、军事训练、演习、危机反应和军民关系工作以及在科学和环境问题上的合作。“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本是苏联解体后北约为改善东西欧国家关系并向东扩张的最初举措之一，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自2011年4月后已正式向北约所有全球伙伴国开放。2003年11月“玫瑰革命”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发生后，萨卡什维利领导的格鲁吉亚政府启动了转阵营进程，开始倒向格局 x_1 。北约东扩效应不断外溢，2004年3月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加入北约，俄罗斯开始直面北约的威胁。在普京连

^① 刘金质：《美俄关系十年》，载《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

^② “Retranslation Yeltsin Letter on NATO Expansion”, Unclassified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Case No. C175 33689. <https://assets.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4390818/Document-04-Retranslation-of-Yeltsin-letter-on.pdf>

^③ Пыла Булавин, “Борис Ельцин: она получит сдачи”, и все, 18, 03, 1997. <https://www.kommersant.ru/doc/174411>

^④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10 January, 2000. https://www.mid.ru/foreign_policy/official_documents/-/asset_publisher/CptlCk6BZ29/content/id/589768

^⑤ “Partnership for Peace Programme”.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50349.htm

任俄罗斯总统后，美俄地缘政治竞争持续加剧。俄罗斯支持白俄罗斯卢卡申科第三次连任总统、用“能源工具”惩罚亲西方的尤先科（乌克兰）和萨卡什维利（格鲁吉亚）政权^①，等等。同期，俄罗斯向外公布了新研发的武器装备，包括新一代“北风级”战略导弹核潜艇、RS-24 洲际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M”战术导弹，恢复了战略轰炸机战斗值班飞行等^②。2008 年 4 月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同意只要格鲁吉亚符合北约条件，就接纳为正式成员国。为了阻止格鲁吉亚加入北约，俄罗斯在南奥塞梯问题上改变立场，不接受萨卡什维利提出的和平计划。2008 年 7 月，俄罗斯在俄格边境地区举行了军事演习，宣称保护该地区的俄罗斯维和人员、俄罗斯公民等。实际上，俄罗斯藉此提出了警告。但是，萨卡什维利政府在抗议俄罗斯军事演习的同时，与美军、阿塞拜疆、乌克兰等国军队举行了代号为“立即反击”的军事演习。在俄格战争发生后，北约站在了格鲁吉亚一边，呼吁俄罗斯立即从南奥塞梯地区撤军，并谴责俄罗斯支持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不承认上述地区举行的选举，也不承认俄罗斯与上述两个地区签署的条约^③。2008 年 9 月，北约—格鲁吉亚委员会成立，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推进格鲁吉亚加入北约^④。在俄格战争中，俄军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并在茨欣瓦利和阿布哈兹设立了军事基地，形成了对格鲁吉亚的军事威慑。美国则明确地站在格鲁吉亚一边，遏制俄罗斯的威胁。

尽管形式上格鲁吉亚没有加入格局 x_1 ，但是格鲁吉亚与格局 x_1 的关系已接近格局 x_1 内的成员。例如，北约派出军事专家帮助格鲁吉亚军队提高战斗力、建立了北约—格鲁吉亚联合训练和培训中心、加强北约海军与格鲁吉亚海岸警卫队的联系等^⑤，而格鲁吉亚也完全达到了加入格局 x_1 的标准。从目前来看，俄罗斯对于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立场有所松动，要求北约安全互助原则（即北约第 5 条）不能涵盖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共和国。然而，格局 x_2 的反作用力依然存在，格局 x_1 内部也存在诸多分歧，格鲁吉亚成为欧亚地区“灰色地带”组成部分。

（二）案例 2：乌克兰的“转阵营”进程

乌克兰处于欧亚地区非常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是大国博弈的焦点国家。在

① 王郅久：《美俄会否走向新冷战》，载《瞭望新闻周刊》2006 年第 20 期。

② 岳汉景：《俄罗斯的核威慑政策》，载《东北亚论坛》2009 年第 5 期。

③ “Relations with Georgia”.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38988.htm

④ “Framework Documen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O - Georgia Commission”.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46406.htm?mode=pressrelease

⑤ “NATO - Georgia Relations”.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pdf_2017_11/20171201_171201_Media_Backgrounder_Georgia_en.pdf

1997年“俄乌友好条约”签署前，北约与乌克兰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乌克兰是第一个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独联体国家。2004年北约东扩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愿望变得十分强烈。在2004年10月的乌克兰总统大选中，由于没有任何候选人达到法律规定的50%多数，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进行重选。但是国内外舆论和乌克兰公众普遍认为官方宣布的亚努科维奇获胜是舞弊导致，从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即“橙色革命”。迫于抗议运动的压力，乌克兰最高法院宣布这次重选的结果无效，并规定在同年12月26日重选，亲欧盟的尤先科在这次重选中以52%的结果获胜。

尤先科政府成立后，积极推进“转阵营”进程，与欧盟讨论签署新协定取代原有的伙伴关系与合作计划。2008年6月乌克兰正式启动了北约成员资格行动计划（MAP），布什、奥巴马政府都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①。针对乌克兰的“转阵营行为”，俄罗斯表示极力反对，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军事价值巨大。例如，塞瓦斯托波尔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重要基地，巅峰时期该基地驻有6万俄海军人员、835艘舰船（其中潜艇28艘）。为此，俄罗斯通过取消乌克兰债务和提供优惠能源价格租借了塞瓦斯托波尔基地。除借助能源工具向乌克兰施压外，俄罗斯还对美国实施了报复性措施，比如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在俄机构（2012年9月），向斯诺登提供庇护（2013年6月）等。但是，俄罗斯的行动没有阻止乌克兰的转阵营行动，最终导致了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的发生。

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北约及其成员迅速向乌克兰靠近。一是向乌克兰提供了军事和经济援助。至2019年12月，美国向乌克兰政府提供了1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并在乌克兰和波兰边境地区的亚沃里夫联合训练中心派驻了美军官兵；北约不仅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而且提供了支持乌克兰的一揽子计划。二是对俄罗斯发起制裁。至2020年4月美国对俄罗斯700个涉及乌克兰事务的实体和个人进行了制裁。在俄罗斯看来，克里米亚危机的产生是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没有考虑俄罗斯安全利益造成的，俄罗斯不能接受北约海军出现在塞瓦斯托波尔。俄美都视彼此为威胁，俄罗斯联邦新版军事学说（2014年12月生效）指出，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在俄罗斯邻国及水域部署武装力量并插手俄罗斯邻国内

^① “Bush to back Ukraine’s NATO Hopes”, April 1, 2008. <http://news.bbc.co.uk/1/hi/world/europe/7322830.stm>; “Obama Statement on Ukraine’s Commitment to Join NATO”, Jan 28, 2008. <https://justfacts.votesmart.org/public-statement/316733/obama-statement-on-ukraines-commitment-to-join-nato>

部冲突是威胁^①。在 2015 年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指出将动员和领导全球力量对抗俄罗斯的侵略并让俄罗斯付出代价^②。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还通过“全面援助计划”支持乌克兰按照北约标准对安全和国防部门改革，并建立了北约—乌克兰打击混合战争平台。不过，乌克兰付出的代价是乌克兰东部地区分离出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原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共和国联合塞瓦斯托波尔独立，并于 2013 年 3 月被俄罗斯联邦接纳。

在克里米亚危机后，格局 x_1 中的美国及欧盟对俄罗斯进行了多轮经济制裁。针对奥巴马政府的对俄政策，俄罗斯强硬回击，包括停止《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拒绝参加核安全峰会、暂停《俄美铀管理和处置协定》等。在 2016 年 12 月实施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构想》中，俄罗斯不接受美国在军事、政治、经济或任何其他方面施加的压力，同时保留坚决回应敌对行动的权利，包括国防力量、采取报复措施或不对称措施^③。俄罗斯向波罗的海三国地区、乌克兰、格鲁吉亚增加军事力量，包括在波罗的海三国地区部署“布杨 M 级”护卫舰和举行军事演习；支持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地方武装、在白俄罗斯举行联合战略演习；针对北约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军事活动，增加阿布哈兹和茨欣瓦利的俄军人数和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巩固与亚美尼亚的军事同盟关系，发展与阿塞拜疆的军事合作^④。

尽管付出巨大的成本，但是乌克兰“转阵营”的进程一直在持续中。为了遏制转阵营进程，俄罗斯通过“混合战略”加强了对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控制。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在 2021 年 4 月再次升级，俄军集结 11 万人部署到俄乌边境地区演习。在演习结束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集结在乌克兰边境的部队将返回常驻基地，但要他们把武器留置在俄罗斯西部地区以供再度演习之用。尽管撤离命令在短期内看起来将会减轻外界对爆发冲突的担心，但该地区仍将是一个潜在的爆点。而 2022 年 2 月 24 日，这个潜在的爆点最终导致了烈度极高的俄乌冲突。

① “Military Doctrin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s://thailand.mid.ru/en/military-doctrine-of-the-russian-federation>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2.pdf

③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pproved by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Vladimir Putin on November 30, 2016. https://www.mid.ru/en/foreign_policy/official_documents/-/asset_publisher/CptICk6BZ29/content/id/2542248

④ Giorgi Menabde, Russia Boosts Its Military Contingent in Georgia's Occupied Territories, February 19, 2020.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russia-boosts-its-military-contingent-in-georgias-occupied-territories/>. Andrey Sushentsov, The Risk of a Big War in the South Caucasus and Russia's Position, 09. 11. 2020.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the-risk-of-a-big-war-in-the-south-caucasus/>

与格鲁吉亚类似，乌克兰转换从格局 x_2 转向格局 x_1 处于停滞状态，这说明了转阵营的难度非常大，尤其在两个格局 x 对立前提下“转阵营行为”更加困难。但是，乌克兰转向格局 x_1 的行为并没有终止，与格局 x_1 的关系实际上更加紧密了。综上可知，在格局 x_1 和格局 x_2 无法协调对立关系的前提下，“灰色地带”将长期存在，并成为欧亚地区不稳定的因素。

结 论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讨论欧亚地区“灰色地带”的起源。为实现这个研究目标，本研究设定了五个条件，并在结合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地形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 TCM 模型，即转换阵营模型，借助规模 S_i 、合作倾向 P_{ij} 和格局的疏密关系 d_{ij} （格局 x_1 和格局 x_2 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阵营——北约—欧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三个指标量化分析 j 国（欧亚地区 12 国）对不同格局合作意愿，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欧亚地区 j 国中大部分国家对格局 x_1 的合作意愿强烈，即对 $F_j(x_1)$ 的向心力要远远高于 $F_j(x_2)$ 。但更重要的是，在欧亚地区 12 国中都与 $F_j(x_2)$ 有着密切的地缘政治联系。于是， j 国对 $F_j(x_1)$ 的向心力，自然就形成了对 $F_j(x_2)$ 的离心力。在 $F_j(x_2)$ 有一定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前提下， $F_j(x_1)$ 和 $F_j(x_2)$ 将围绕 j 国出现结构性冲突，并生成“灰色地带”。通过回顾格鲁吉亚、乌克兰“转阵营”进程，即与格局 x_1 和格局 x_2 的互动关系，本研究所演绎的结论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验证。同时，通过 j 国“转阵营”过程还发现在原有格局 X 中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国家，“转阵营行为”往往会付出较高的代价，即经济上被压制、发生战争、原有领土被分割等。这项研究通过学科交叉分析了欧亚“灰色地带”起源，并尝试性的作出以下理论贡献：（1）扩展了欧亚地区“灰色地带”理论；（2）发展了联盟理论的研究路径；（3）突出了交叉学科属性，为国际政治理论、决策理论、环境理论和心理学相互融合搭建了平台。当然，针对欧亚地区的“灰色地带”研究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要重视向学理化发展引入更多的理论工具，促进欧亚地区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

（责任编辑 胡冰）